

經

史

雜

記

經史雜記卷四

安康王玉樹廷楨

隋書十志

案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稱唐太宗以梁陳及齊周隋氏竝未有書乃命學士分修仍以祕書監魏徵總知其務始以貞觀三年創造至十八年方就合爲五代紀傳書成下於史閣隋書八十五卷其紀傳不出一手閒有異同如文帝本紀載善相者趙昭而藝術傳則作來和又以賀若弼爲楚州總管而弼傳則作吳州其牴牾固所不免惟十志至太宗崩後刊勒始成最爲後人所

推當時五史本合爲一書十志卽爲五史而作其編入  
隋書者以隋居五代之末也後五史各行十志遂專稱  
隋志或議其兼載前代失於限斷者非也其律歷天文  
志所載皆上溯魏晉多與晉志複出五行志體例與律  
歷天文三志殊不類李淳風一人手作而地理詳載山  
川百官辨明品秩頗能補蕭子顯魏收所未備惟經籍  
志述經學源流偶有舛誤然自後漢以後藝文猶得藉  
以攷見源流辨別真偽究心典籍者所不可廢也

### 一人兩史

有一人分傳兩史者如陳壽三國志以後漢董卓公孫

瓚陶謙袁紹劉表袁術呂布諸人皆與曹操並立事多  
相涉故立傳于魏志昭烈因劉焉劉璋之地欲紀昭烈  
則不得不各立其傳于蜀志至范蔚宗撰後漢書以董  
卓等爲漢末之臣荀彧雖爲操畫策而心猶爲漢皆不  
得因三國志有傳遂從刪削沈約宋書以陶潛隱居完  
節卒于宋代乃列傳于隱逸之首然潛家世晉臣不復  
仕宋始終爲晉完人自應入晉書故至唐修晉書者特  
立傳于晉隱逸之末此所以一人兩史也至李延壽南  
北史係一手編纂凡南人歸北北人歸南漫無裁制如  
毛修之自宋流轉入魏後卒于魏北史有傳矣而南史

又傳之朱修之自宋入魏後又逃歸以功封南昌縣侯  
南史有傳矣而北史又傳之南史既有晉熙王昶傳矣  
而北史復有劉昶傳南史既有鄱陽王寶寅傳矣而北  
史復有蕭寶夤傳以及薛安都裴叔業莫不皆然又裴  
矩在隋朝事蹟甚多其入唐仕宦之處隋書已敘入矩  
傳內矣而唐書又傳之至宋遼金時王繼忠仕宋爲鄆  
州刺史殿前都虞候仕遼爲樞密使封楚王更其姓名  
爲耶律顯忠又改名宗信太平三年致仕卒宋遼二史  
皆有傳張邦昌劉豫金史俱在列傳金冊邦昌爲大楚  
皇帝冊豫爲大齊皇帝宋高宗卽位封邦昌同安郡王

後賜死豫僭號凡八年廢爲蜀王封曹王死于金皇統

三年宋史俱入叛臣傳張覺

亦作慈

郭藥師俱爲遼臣分

載宋金兩史覺在金叛臣傳藥師史贊謂遼之餘孽宋  
之厲階金之功臣也賜姓完顏宋史俱入姦臣傳若宇  
文虛中王倫宋金兩史亦皆有傳史論謂虛中之死由  
于自取然觀施德操北窗炙輠稱其在金作三詩有云  
人生一死渾閒事裂眚穿胸不汝忌其仕金爲國師令  
南北講和大母獲歸皆其力也紹興十五年

本十四年  
事至十五

年宋方

知之謀挾淵聖以歸前五日爲人告變虛中覺有警

急發兵直至金主帳金主幾不能脫爲所擒而兩史皆

謂以謫訕獲罪果爾何至老幼百口同時共死耶王倫  
事宋史云紹興十四年金欲以倫爲平瀾三路都轉運  
使遣使來趣倫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縊殺之倫厚賂使  
少緩遂冠帶南嚮再拜慟哭就死人皆哀之子述與從  
兄遵閒入金境得倫骨以歸官給葬事諡愍節金史則  
云皇統四年以倫爲平州路轉運使倫已受命復辭遜  
上曰此反覆之人也殺之上京其賂使及歸骨事俱不  
載兩史皆托克托所修托克托舊作脫脫而拒命受命所言互  
異何也

新書詳於舊書

舊唐書撰於五代亂離載籍無稽之時掇拾不易新唐  
書刊修在宋仁宗承平既久之後文事方興人間殘編  
故冊次第多出採取較廣又歐宋二公老於文學故撰  
輯參攷獨稱精詳共二百二十五卷自謂事增於前文省於舊  
信不誣也今卽二書比較有新詳於舊者約檢出若干  
條而其撰輯之精詳可概見焉如房元齡傳新書帝問  
創業守成孰難元齡謂創業難魏徵謂守成難帝曰元  
齡從我定天下徵與我安天下故所見各異然創業之  
事往矣守成之難當與公等共之此正見太宗之圖治  
而舊書無之劉仁軌傳新書仁軌平百濟後高宗遺劉



仁愿代還仁軌以百濟新定恐新兵不得力願再留鎮  
守此正見其忠於爲國處而舊書但言仁愿率兵渡海  
與舊鎮兵交代仁軌乃西還姚崇傳新書元宗欲相崇  
崇先以十事邀帝此爲相業之始又崇在帝前序進郎  
吏帝不顧後謂高力士曰我任崇以大政此小事何必  
瀆耶此正見元宗任相之專而舊書皆不載宋璟傳新  
書璟不賞郝靈佺斬默啜之功恐啓天子倖邊功此正  
見大臣遠慮又張嘉貞爲相閱堂案見璟危言切論不  
覺失聲歎息而舊書皆無之韓休傳新書帝嘗獵苑中  
或張樂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帝嘗引鏡不樂左右曰

自休入相陛下無一日歡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舊書  
乃無之張九齡傳新書武惠妃謀陷太子瑛私使人言  
於九齡九齡卽奏之帝爲動色故終九齡爲相太子得  
無患舊書乃無之裴耀卿傳新書元宗封禪後謂張說  
曰懷州刺史王邱餽牽外無他獻我知其不市恩也魏  
州刺史崔沔供張不用錦繡示我以儉也濟州刺史裴  
耀卿上書言擾民卽不足告成功此其愛人也此正見  
君能知臣處而舊書不載吳兢傳新書兢撰則天寶錄  
書張昌宗誣構魏元忠有不順之言引張說爲證說已  
許之賴宋璟再三勸阻說始明元忠無此語後說爲相

私乞改之兢曰徇公之請何名實錄率不改世謂今之  
董狐舊書亦無之楊國忠傳新書國忠主議征雲南募  
兵之慘酷州縣吏至召貧弱者縛置室中械而送軍前  
亾者卽以送吏代之又國忠請以安祿山爲平章事追  
入輔政已草詔而帝遣輔璆琳覘之璆琳得賂還言祿  
山不反帝遂焚前詔此大有關係而舊書不載崔渙傳  
新書載渙劾奏元載怙權樹黨之疏正見其疾惡舊書  
乃無之姜公輔傳新書德宗出避涇師之亂欲往鳳翔  
倚張鑑公輔謂鑑文臣而其下皆朱泚舊部曲軍且有  
變帝乃往奉天不數日鳳翔大將李楚琳果殺鑑應泚

又帝初至奉天聞泚欲來迎乃詔止諸道援兵公輔力  
言不可無備乃納兵不數日泚兵來犯此正見其料事  
之明而舊書不載韓游瓌傳新書李懷光誘游瓌叛游  
瓌白發其書帝嘉之後又有書來誘爲渾瑊所獲稍伺  
察之游瓌怒罵瑊帝懼有變遂幸梁州此事亦有關係  
者舊書乃無之又吐蕃入寇游瓌破之於合水吐蕃攻  
陷鹽州游瓌收復之及吐蕃請盟游瓌奏不可信帝不  
從及平涼之盟游瓌以勁騎赴柳泉會盟使渾瑊被劫  
逃出賴游瓌兵乃得歸舊書亦無之李希烈傳新書竇  
良女爲希烈所得女謂父母曰勿戚戚吾能殺賊果爲

希烈所嬖乃與陳仙奇密謀酖死希烈舊書但云仙奇  
酖死希烈而竇良女不載楊憑傳新書憑爲李夷簡所  
劾貶臨賀尉姻友無敢送者徐晦獨送至藍田夷簡特  
薦晦爲御史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耶舊書以此另  
立徐晦傳新書則刪晦傳而以晦附憑傳內鄭絪傳新  
書宦官竇文瑒新爲中尉欲以白麻制下中書絪力諫  
止又盧從史懷不軌李吉甫譖絪漏言於從史憲宗怒  
召李絳告之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爲陛下言者帝  
曰吉甫絳曰安知非吉甫誣陷之帝乃悟舊書乃無之  
牛僧孺傳新書初對策切直得罪時宰之處此爲牛李

黨事之始舊書無之又劉稹誅後石雄軍吏得劉從諫  
與僧孺李宗閔交結書此蓋因李德裕當國希旨者附  
會爲之舊書亦無李德裕傳新書德裕帥蜀時築籌邊  
樓仗義城禦侮城柔遠城等事又宰相閤百官非公不  
入自李宗閔時往往通賓客至設宴其中德裕爲相奏  
文宗禁止又帝欲官李訓德裕以爲僉人不當授帝語  
王涯別與官德裕搖手止之適爲帝所見帝不悅又武  
宗欲殺楊嗣復李珣皆宗閔黨也德裕三叩求乃免死  
對武宗論任宰相一事又極論朋黨之害傳末又附載  
崔嘏魏鉏丁柔立等皆爲德裕頌冤者舊書皆不載黃

巢傳新書王仙芝爲宋威敗於沂州仙芝亾去威因奏  
仙芝已死散遣諸道兵已而仙芝復出諸道兵始休又  
徵於是皆怨又刺史裴渥爲賊求官王仙芝黃巢皆詣  
渥飲適詔至拜仙芝左神策軍押衙仙芝喜巢以官不  
及已詢曰君獨得官此五千眾安歸乎因擊仙芝仙芝  
憚眾怒亦不受官分其眾各路剽掠舊書皆不載田令  
孜傳新書令孜導僖宗荒樂賞賜及強奪商旅財貨之  
事令孜討王重榮戰敗逼帝幸興元以致朱玟立嗣襄  
王煜爲帝皆令孜召禍也帝幸蜀後令孜激黃帽軍亂  
孟昭圖上疏諫令孜矯詔貶而害之又中人曹知愬與

破賊有功因大言帝還時當在大散關閱羣臣可歸者  
歸之令孜恐其圖已密令王行瑜殺之此皆令孜釀禍  
肆惡處舊書皆無之但云令孜從幸梁州求爲監軍以  
去而已惟李吉甫傳新書罷冗員一疏奏代蜀之師安  
增三峽一路以分賊勢中書吏滑渙勾結樞密使竊權  
李錡將反吉甫建議使韓宏進兵因田宏正歸順請撤  
河陽之兵戍汝州以逼吳元濟案武宗時吉甫子德裕  
重修憲宗實錄虛張其父之美宣宗時特命刊正今舊  
書所無而新書增之當是新書尙據會昌重修之本也  
案舊唐書叔始吳兢雖歷經韋述于休烈令狐岵諸



人續增而規模已就晉劉昫等據以撰修共二卷具有  
典型大抵長慶以前本紀簡而得當列傳詳而不蕪  
頗有史法長慶以後本紀每多猥雜列傳亦太簡略  
爲世所病蓋長慶以後史失其官無舊籍可循故也  
新書補舊書之外漏自謂事增於前文省於舊然事  
欲其增恐不免有蕪雜之弊文欲其省必不能無梗  
澁之失第一代全史分門別類端緒紛繁精力難周  
牴牾參差在所不免吳縝糾謬亦未免過爲吹索也

### 唐修史避諱

唐人修諸史避祖諱如虎字淵字或前人名有同之者

有字則稱其字如晉書公孫淵稱公孫文懿劉淵稱劉元海褚淵稱褚彥回石虎稱石季龍是也否則竟刪去所犯之字如梁書蕭淵明蕭淵藻但稱蕭明蕭藻陳書韓擒虎但稱韓擒是也否則以文義改易其字凡遇虎字皆稱猛獸李叔虎稱李叔彪殷淵源稱殷深源陶淵明稱陶泉明魏廣陽王淵稱廣陽王深是也其後諱世爲代諱民爲人諱治爲理之類皆從文義改換之法也

### 唐人三禮之學

唐人最重三禮之學當時精究其業者推賈公彥公彥撰周禮義疏儀禮義疏公彥子大隱亦傳其業李元植

從公彥受禮學撰三禮音義王恭精三禮別爲義證甚精博王元感撰禮記繩愆王方慶尤精三禮學者有所咨質必究其微門人次爲雜禮荅問他如褚无量韋道高仲舒唐休璟蘇安恆皆精三禮見各本傳其各見於論著者如王方慶張齊賢論每月皆告朔之說王元感三年之喪以二十七月張柬之以二十五月一本鄭康成說一本王肅說也史元燦議禘祫三年五年之別朱子奢議七廟九廟之制韋萬石沈伯儀元萬頃范履冰等議郊丘明堂之配皆各有依據不同勦說其據以論列時政者如盧履冰元行沖論父在爲母三年服之非

彭景直論陵廟日祭之非康子元駁許敬宗先燔柴而後祭之非黎幹駁歸崇敬請以景皇帝配天地之非唐紹蔣欽緒褚无量駁祝欽明皇后助祭郊天之非陳貞符論隱章懷懿德節愍四太子廟四時祭享之非皆見各本傳李淳風辨太微之神不可爲天見蕭德言傳韋述議堂姨舅不空服見韋紹傳無不援引該博證辨明確可爲千百世法其後元行冲奉詔用魏徵類禮列于經與諸儒作疏成五十篇將立學官爲張說所阻行冲又著論辨之大歷中尙有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蒞以禮名其家學可見唐人究心三禮務爲有用之學而非徒

以炫博也

歐薛二史得失

宋開寶中薛居正等奉詔修梁唐晉漢周五代史據各朝實錄及范質五代通錄成之當時宋初秉筆之臣若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等尙多逮事五代見聞較近紀傳事蹟皆足徵信而遺聞瑣事亦藉以獲傳但文體卑弱敘事煩冗遠不及歐史之義例謹嚴文筆高簡蓋歐褒貶祖春秋敘述法史記共七十卷意在刊削舊史之文也自金泰和中詔學官專用歐史而薛史遂微然歐史止述司天職方二攷而諸志皆闕又

不如薛史文獻之有徵矣吳縝纂誤楊陸榮志疑羣起  
攻駁亦未必盡無當也惟沈括洪邁王應麟輩爲一代  
博洽之士其所撰述於歐薛二史每多兼採知二史各  
有短長固未可意爲軒輊也

### 宋史列傳多失實

元修宋史

共四百九十六卷

多本宋朝國史而國史又據各人

家傳表誌行狀以及言行錄筆談遺事之類雜綴成文  
凡此皆出於各家子弟門生標榜其父師者自必隱惡  
而揚善元人修史不暇參訂悉仍其舊故是非失當者  
多今特檢出若干條焉如胡安國傳不載安國本爲秦

檜所薦及安國求去秦檜三次疏留之事劉一止傳不載一止爲秦檜黨力言修政局不可廢之事何鑄傳不載鑄嘗劾岳飛及爲秦檜劾張居正又劾張九成劾廖剛與陳淵等反載治岳飛獄力辨其冤謂不當無故殺一大將李綱傳不載靖康圍城姚平仲刼營之敗綱主其議乃謂平仲密奏夜半奉旨使綱策應綱實不與其謀者是據綱所著靖康傳信錄也呂好問傳不載好問污張邦昌僞命從逆之罪反載諫阻邦昌毋干大位及勸遣使迎高宗等事張浚傳不載浚劾李綱薦秦檜奏解岳飛軍起汪伯彥官惟殺曲端一事略見傳中葉夢

得傳不載夢得曾爲蔡京客爲京定元祐黨籍及坐京黨落職等事李顯忠傳宿州之敗不載顯忠私其金帛不肯犒軍與邵宏淵忿爭致敗反載宏淵欲發倉庫顯忠不可因以致潰者是明爲顯忠諱也史彌遠傳彌遠欲誅韓侂胄由皇后皇子從中主之彌遠使夏震殺之本紀則謂先奏請得旨而後行誅者此固國史實錄書法如此不欲見大臣操擅殺之權猶可言也至擁立理宗一事以先帝豫立之儲君輒敢廢罷轉擁立一先帝未識之人彌遠之恣橫罪不容誅乃寧宗本紀但云帝崩史彌遠傳遺詔立姪貴誠爲皇子更名的卽皇帝位



竝爲濟陽王居湖州竝不著其廢立之罪蓋是時彌遠  
柄政史館實錄皆所監修故書法如是也賈涉傳李全  
降宋涉爲制置使不載李全冒功輒奏授觀察使及全  
併軍跋扈不能鈐轄乃在楚州軍士遮道涉不得入城  
等事反謂李全因獻璽賞官涉曾歎其濫爵養驕見能  
駕馭羣盜者此傳必其子似道當國時史館所錄元人  
未及改正也趙范趙葵傳宋與蒙古本無嫌隙忽興師  
入洛規復中原此事實趙范兄弟任之於外鄭清之主  
之於內也乃范傳不載其主謀興師事反謂滅金後范  
奏理宗當鑑宣和海上之盟葵傳亦載其奏姑從和議

似皆能審度時勢者鄭清之傳亦不載其主謀開邊事  
反謂因理宗懼邊警密疏不宜憂悔太過似能持危定  
傾事後補救者蓋當時作家傳者各諱其先人始謀之  
不善而國史因之也故沈世泊宋史就正編亦糾其紀  
志列傳前後每多互異世系官資皆不足取信至於宋  
師伐遼高鳳以易州來歸見北盟會編而宋史誤作郭  
藥師紹興中趙鼎以奉國軍節度使出知紹興府見宰  
輔編年錄而宋史誤作忠武軍又失載王堅之守城不  
降與林同之題壁自盡忠義之士尙多闕落尤爲疎漏  
之大皆切中其失又南唐劉仁贍之死節見於歐陽修

五代史司馬光通鑑而宋史仍作以城降李濟終於遼未嘗入宋見遼史本傳而宋史仍附於李濟傳是書列學官事載史局者尙未及勘證其他可知矣

王偁東都事略

長洲汪鈍翁謂元人修宋史實據王季平東都事略爲槩本以今攷之惟文藝傳爲宋史所資取故所載北宋爲多南宋文人甚屬寥寥其餘事迹亦每多異同如符彥卿二女爲周室后而宋史闕其一劉美本姓龔冒附于外戚事略直書其事宋史採其家傳轉爲之諱趙普先閱章奏田錫極論其非而宋史誤以爲羣臣章奏必

先白錫楊守一以涓人補右班殿直遷翰林副使而宋  
史誤作翰林學士新法初行坐倉糴米吳申等言其不  
便宋史誤以爲司馬光之言至于地名諡法舛謬尤多  
是元人修史實未取資是書鈍翁之言非確論也是書  
共一百三十卷敘事約而該議論亦皆持平如康保裔不列于  
忠義張方平王拱辰不諱其瑕疵皆具卓識于熙寧之  
啓釁元符之紹述尤三致意焉朱勔傳後附僧祖秀良  
岳記蓋仿三國志諸葛亮傳後附載文集目錄及陳壽  
進表之例雖非史法亦足資攷證是與李燾李心傳之  
書李燾撰有資治通鑑長編李心傳撰有建交以來繫年要錄及朝野雜記在宋人私史中

皆爲卓然可傳者也惟南宋人乃不滿其書蓋由俚閉  
戶著述不入講學宗派黨同伐異勢所必至未足據爲  
定論也

遼史最簡略

契丹之俗記載本少自太宗會同元年詔有司編修已  
多荒渺無稽後雖立有監修國史之官又書禁甚嚴不  
得流傳鄰境五京兵燹後典策散亡故二百年紀傳志  
表皆縷割分隸重複瑣碎求盈卷帙僅百餘篇其簡略  
亦甚矣如東都事略載遼太宗建國號大遼聖宗卽位  
改大遼爲大契丹國道宗咸雍二年又改大契丹爲大

遼改復國號一朝大事而遼史不書文獻通攷稱遼道  
宗改元壽昌老學菴記載聖宗改號重熙後避天祚嫌  
名追稱重熙曰重和改元大典而遼史亦不書聖宗統  
和二十四年幽皇太妃呼紐於懷州案皇太妃曾詔領  
西北路烏爾古等及永熙宮軍撫定西遼事者是有關  
土靖邊之功其因何事幽死后妃傳內竝無其人統和  
四年納皇后蕭氏乃聖宗元配也於統和十九年以罪  
降爲惠妃后係何族之女因何事得罪后妃傳內亦無  
一字及之旣爲遼史則本國興兵不應自稱遼兵遼軍  
乃本紀貝州之戰云納遼兵戚城之戰云遼軍圍晉將

遼軍引退鄴都之戰云遼軍數萬遼軍又至遼軍乃退  
反似他國記載稱契丹爲遼軍者亦太疎矣亦有體例  
最善者在於立表之多表多則傳自可少除宋鄰國凡  
與宋和戰交際之事則書於本紀不復立表餘皆列之  
於表旣著其世系官位而功罪亦附書焉內而各部族  
外而各屬國亦列於表而朝貢叛服征討勝負亦附書  
焉筆墨旣省而事亦不廢故列傳雖少而一代之事迹  
亦得略備焉

金史採錄詳核

金朝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元好問求之不得遂纂壬

辰雜編又劉祁撰有歸潛志蓋二人身歷南渡後或游  
於京或仕於朝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皆得之耳聞目  
見元托克托等撰修

共一百三十五卷

得藉資採錄故敘事詳

明文筆老潔使當日情事歷歷如見洵稱良史今案世  
紀於卷首而列景宣帝睿宗顯宗於世紀補則酌取魏  
書之例歷志則採趙知微之大明歷而兼攷渾象之存  
亡禮志則採韓企先等之大金集禮而兼及雜儀之品  
節河渠志之詳於二十五埽百官志之首敘建國諸官  
具有條理且金初臣遼繼叛遼而滅之一切以詐力從  
事皆直書不諱其征戰之事中多詭謀亦無所隱咸得



其實而鋪敘尤爲得法如珠赫店之戰太祖自將則書

於本紀獲遼主取宋帝則詳於宗翰宗望傳渡江追宋

高宗則詳於宗弼傳富平之戰則詳於宗弼及持嘉暉

舊名未蓋暉傳和尙原之戰則詳於宗弼及古雲傳涇州西

原之戰則詳於古雲及薩里罕舊名撒傳正隆用兵則

詳於海陵本紀及李通傳太定中復取淮泗則詳於布

薩忠義舊名僕散忠義赫舍里志寧舊名紇石烈志寧傳泰和中宋兵

來侵則詳於布薩揆舊名僕散揆宗浩完顏綱傳興定中發

兵侵宋則詳於約赫德舊名牙吾塔傳三峯山之戰則詳於

完顏哈達舊名合達傳汴城括粟之慘則詳於錫默愛實舊名

劉卯傳汴城之攻圍則詳於博索及完顏納申

舊名崔奴申

立傳歸德之竄則詳於白華傳蔡州之亡則詳於完顏仲德傳各就當局一二人敘其顛末而同事諸將自可以類相從最得史法至遼將和尚道溫二人之忠於遼宋將徐徽言之忠於宋亦不忍沒其臨危不屈之節卽用夾敘法附書道溫二人於宗望傳附書徽言於羅索

舊名傳使諸人千載猶有生氣尤見不沒人善惟晉王

宗翰之上書求免見北盟會編藩王宗弼之遺令處分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皆關國政而本傳不書海陵之失德旣見於本紀而諸嬖之猥褻復詳於后妃傳王倫

以奉使被留未嘗受職而傳列於鄺瓊李成之後張邦  
昌傳旣云宋史有傳事具宗翰等傳而復覆引本紀之  
文列於劉豫之前未免稍乖體例也

元史多據實錄

元史初成卽有異議及遞相攷證而紕漏者尤多顧寧  
人摘其趙孟頫諸傳備書上世贈官仍誌銘之文未經  
芟削河渠志言耿參政祭祀志言田司徒引案牘之語  
失于剪裁朱竹垞又謂其急于成書故前後複出因舉  
其一人兩傳者條其篇目爲倉猝失檢之病然元史之  
草率雖因歲事甚速亦由始事太驟明初兩次開局距

元亾僅二三年人間私紀著錄尙未編集成書見行于世當時可據以爲彙本者惟十三朝實錄如世祖實錄則李之紹馬紹李謙姚遂張九思張昇等修裕宗實錄則張九思修成宗實錄則元明善程鉅夫鄧文原等修順宗實錄則元明善修武宗實錄則元明善蘇天爵等修仁宗實錄則元明善廉惠山海牙曹元用等修英宗實錄則曹元用馬祖常廉惠山海牙等修泰定帝實錄則成遵王結張起巖歐陽元等修明宗實錄則成遵謝端等修文宗實錄則王結張起巖歐陽元蘇天爵成遵等修寧宗實錄則謝端修累朝后妃功臣傳則張起巖

楊宗瑞揭傒斯呂思誠貢師泰周伯琦等修凡執筆撰述者類皆老於文學熟於掌故故修史宋濂諸臣卽抄撮成書共二百十卷諸志惟闕藝文其天文五行諸志則據郭守敬所創簡儀仰儀諸說職官兵刑諸志則據虞集等所修經世大典水利河渠諸志則據郭守敬成法及歐陽元河防記一朝制度亦頗詳贍惟順帝朝二十六年之事雖無實錄而事皆明初修史諸人所目擊凡伯顏太平脫脫哈麻孛羅察罕擴廓等傳功罪亦最爲明晰其末造殉節諸人又得張翥所集忠義錄足資記載故一代全史數月卽可告成其毋以藏書甚速疑其疎

略而忽之也

三史人名多雷同

有兩人同名者如遼之蕭韓家奴有二一爲奚長渤海  
恩之後封蘭陵王一爲涅刺部人官節度使入文學傳  
又耶律宏吉有二一爲遙輦鮮質可汗之後封公官侍  
中一爲化哥之弟遷南院大王加于越貴官名又耶律撻  
不也有二一爲孟父房仁先之子官招討使一爲季父  
房高家之子宫宣徽使金之神土懣有二一太宗子充  
一太宗時宗室胡速魯改之子又阿魯補有二一系出  
景祖治訶之子一太宗子宗敏又阿魯有三一始祖子

宗賢一太祖子宗強一太宗子宗本此皆內族雷同莫辨是又三人同名矣元之兩察罕一唐兀烏密氏都元帥追封河南王一西域人拜中書進平章政事又兩拜住一安童之孫英宗時死難一康里海藍伯之裔明兵至死節又兩和尚一玉耳別里伯牙吾台氏一蒙古乃蠻台氏又兩蠻子皆爲修史提調官一參議中書省事一左司郎中又脫脫有四一功臣木華黎之後撒蠻之子札剌兒氏也一牙牙之子康里脫脫康里漢高車國當與烏古相同一馬札兒台之子伯顏之弟亦蔑兒吉解氏也一大陽可汗之子高昌人伯顏有五兩宰相一

蒙古八鄰部人一蔑兒吉解氏一儒學乃蒙古哈刺魯氏居濮陽一苗軍帥楊完者之弟爲張士誠所圍自殺一賀人傑之子勝小字伯顏以小字行後被誣見殺是一又四人五人同名矣凡史傳中有一人兩傳者如舊唐書之楊朝晟元史之速不台雪不台完者都完者拔都石抹也先石抹阿辛除已見於日知錄者余前已詳攷之矣而又有誤兩爲一者如五代史拓拔思恭思敬兄弟也而誤作一人見陳後山叢談然或時有先後苟在同時每致淆惑惟金有兩婆盧火皆太宗時宗室因以在後者附前傳又有兩訛可一曰草火訛可一曰板子



明史稿卷一百一十五  
三  
訛可皆內族之護衛出身又同守河中因同爲一傳又  
有三婁室皆完顏氏曰大婁室中婁室小婁室以長幼  
別之而合爲一傳分其所分合其所合最得史法此例  
惟金所獨創耳

明史最完善

明史自康熙十八年

聖祖仁皇帝始 詔修命葉方藹張玉書總裁其事繼  
又以湯斌徐乾學王鴻緒陳廷敬張英先後爲總裁並  
召試彭孫通等五十人入館纂修一時應 詔諸臣皆  
博學能文之士故玉書任志書廷敬任本紀鴻緒任列

傳至五十三年鴻緒列傳彙先成上之本紀志表尙未  
就蓋記載浩繁異同岐出遞相攷證未遽定也至雍正  
二年

世宗憲皇帝命張廷玉等爲總裁就鴻緒本再加訂正  
至乾隆四年始進呈

共三百三十六卷

蓋歷六十年而後成書

從古修史未有編摩如此之年久功深者故能盡美盡  
善爲近代諸史所不能及蓋其修史時去勝朝甚近見  
聞較切事跡原委多得其實非如後漢書之修於宋晉  
書之修於唐徒據前人記載也又多歷年所是非久定  
無所迴避從容詳訂事皆徵信非如元末之修宋遼金

三史明初之修元史時日促迫潦草從事也其列傳功臣及世次一一俱仿史記漢書之例無論已惟姚廣孝非武臣以其爲永樂諸臣之首故與張玉朱能等同卷黃福陳洽等皆文臣柳升王通等皆武臣以其同事安南故文武同卷秦良玉本女土司以其曾官總兵有戰功故與諸將同卷又如熊廷弼王化貞一主戰一主守意見不同而事相涉則并入廷弼傳內袁崇煥毛文龍一經略一島帥官職不同而事相涉則并入崇煥傳內又如李東陽徐階高拱張居正沈一貫方從哲熊廷弼袁崇煥陳奇瑜熊文燦楊嗣昌等皆有開國之興替敘

述諸人功罪輕重亦各得其平至末造殉節諸人應附傳者如朱大典傳附王道焜等若干人張有堂傳附吳鍾巒等若干人史可法傳附文臣同殉者若干人而諸武臣等則盡附於劉肇基傳內皆得列名史策無一挂漏此皆排纂之得當者也惟列傳中增添三門曰關黨曰流賊曰土司與他史不同蓋貂璫之禍雖漢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趨炎附勢者惟明爲最多其流毒亦甚烈別立一傳不惟示斧鉞之誅亦以箸亂亾之源也閭獻二寇猖獗至於明亾非他小醜可比別立一傳箸勦撫之失策足爲炯鑒也至於土司蓋所謂羈縻州也不

內不外覺隙易萌大抵建置於元而蔓延於明控馭之道與牧民禦敵不同故別爲一類也其諸志皆從舊例而於歷志藝文志則稍有變焉歷志則增以圖蓋歷生於數數生算算法之句股面纔今密於古非有圖則寸刊不能明藝文志止載明人著述而前史著錄皆不載其例始於宋孝王關中風俗傳及劉知幾史通也其表例於諸王功臣外戚宰輔四門外增七卿一門蓋明廢左右丞相而分其政於六部都察院糾核百官爲任亦重故爲七也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宋史繁蕪遼史簡略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潔敘事詳核頗有

可觀然終遜明史之體例書法無一可議也

明史立傳多斟酌

明史立傳多有斟酌必悉心參校方見修史用意之精細如徐達劉基二傳皆惟敘帝始終恩禮毫無纖芥雖平時有猜嫌之處固可略而不書而不從龍興慈記謂徐達病疽帝賜蒸鵝食之而卒爲傳聞無稽之說蓋當時功臣多不保全如達基得令終已屬幸免故不復著微詞宋訥傳惟敘其次子復祖爲司業誠諸生守訥規違者罪至死而已而不從草木子載訥以元臣降爲國子祭酒極意嚴酷至有諸生自縊者謂甚於周來等語

張輔傳惟敘其從英宗北征死土木之難而不從庚己  
編謂輔逃歸與家人訣而死于先墓之說蓋訥教有師  
法輔四朝勳德故各著其現在之大醇而略其疑似之  
小疵楊廷和傳不從雙岐雜記謂廷和之入閣由劉瑾  
之力反言廷和忤瑾瑾摘會典小誤奪其俸二級是不  
惟不附瑾且與瑾爲忤矣于謙傳惟謂以石亨曹吉祥  
誣以謀立襄王世子故被殺而不言事之真僞而於襄  
王瞻墻傳書之謂英宗復辟後於皇太后閣內見襄國  
金符乃土木陷後欲召襄王而不果其符遂留閣中則  
謙之冤不辨而自白 國朝定鼎但爲崇禎帝及周后

發喪成禮而獨不及熹宗懿安張后蓋當時傳聞張后

未死故也

時南昌推官史夏隆云國變時后出宮為李賊麾下劉旗鼓所得劉本舊弁事后無失禮

及我陳玉璣

朝兵至謂后不可失了朱家體面后遂縊死又有作宦者高永壽傳張后與周后同日縊死後有

熹宗妃任氏出宮為少年所得年餘費其資且盡怒自稱我張后也胡為至此聞者不敢隱遂送官永壽獨識

之然亦不敢明正其僞本紀則直據陳玉璣所傳大書國變時張

后縊死宮中而流賊傳亦稱李殿保護懿安皇后令自

盡使賢后不遭傳聞之誣讎尤見書法之不苟矣

### 竹書紀年非本書

案晉書束皙傳竹書紀年十三篇與隋志合今本止上下二卷後人以其所載皆三代時事往往與經傳相合



故通人博士多喜引據然攷東晉傳記夏以來左傳後  
序言起自夏商周皆三代王事而今本起自黃帝顓頊  
帝嚳堯舜又證以諸家所引竹書皆今本所無有亦多  
不相符知非汲冢本書矣案杜預注左傳攜王好命句  
引服虔說以爲伯服疏并引束皙以爲伯盤今本乃有  
余臣之說使竹書原有此文不應杜孔二人皆未睹郭  
璞注穆天子傳引紀年七條與今本相同者三條璞稱  
紀年而今在注中者三條璞時不應先有注且文亦不  
屬其穆天子見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曰有鳥鵲人今本  
無之隋書經籍志曰紀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

今本自入春秋以後時月竝與經同全從周正酈道元  
水經注引竹書七十六條如春秋之爲魯史而今本晉  
國之年皆附周下又所引出公六年荀瑤成宅陽梁惠  
王元年鄴師邯鄲師次于平陽魏襄王六年秦取我焦  
及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諸條今本皆無之劉知幾史  
通引竹書文王殺季歷今本作文丁又引竹書鄭桓公  
厲王之子今本錫王子多父命居洛在宣王二十二年  
王子多父爲鄭公在幽王二年皆不云厲王子李善文  
選注引竹書五條惟有太甲殺伊尹一條瞿曇悉達開  
元占經引竹書四條今本皆無之司馬貞史記索隱引

竹書晉出公二十三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孫是爲敬公  
今本作出公薨又引秦與衛戰岸門惠王後元十一年  
會齊于平阿十三年會齊于甄齊桓公君母齊宣王后  
宋易成肝廢君自立楮里疾圍蒲七條今本皆無之楊  
士勛穀梁傳疏引竹書周昭王膠舟之事以駁呂氏春  
秋今本但云王陟無膠舟事王存元豐九域志引竹書  
陰司馬敗燕公子翌于武垣今本無之羅泌羅苹路史  
引竹書周武王年五十四辨武王非年九十三今本乃  
作九十三又注引竹書夏后不降六十九年證世紀五  
十九之異今本乃亦作五十九路史又引梁惠成八年

兩骨于赤鞬注又引夏桀末社圻裂今本皆無之鮑彪  
戰國策注引竹書魏救中山塞集胥口今本無之董道  
廣川書跋引竹書秦穆公十一年取靈邱今本無之其  
餘雖證以竹書多相合符然允征辰弗集于房說命稱  
舊學于甘盤皆出梅頤古文尙書在西晉之後不應先  
見竹書其爲後人鈔撮諸書成之無疑矣卷首署梁沈  
約附注案梁書沈約傳不云約注汲郡古文隋唐志載  
紀年亦不言約有附注今本紀年所載祥瑞事自黃帝  
至周武王皆見宋書符瑞志其文正同當亦後人取宋  
書符瑞志附益之而卷首妄爲題署耳讀者當分別觀

之可也

家禮非朱子之書

王懋竑白田雜著有家禮攷曰家禮非朱子之書也家禮載于行狀其序載于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于年譜其書亡而復得之由載于家禮附錄自宋以來遵而用之其爲朱子之書幾無可疑者乃今反覆攷之而知決非朱子之書也李公晦敘年譜家禮成于庚寅居祝孺人喪時文集序不記年月而序中絕不及居喪事家禮附錄陳安卿述朱敬之語以爲此往年僧寺所亡本有士人錄得會先生葬日攜來因得之其錄得攜來不言

其何人亦不言其得之何所也黃勉齋作行狀但云所輯家禮世所遵用其後有損益未及更定旣不言成于居母喪時亦不言其亾而復得其書家禮後亦然敬之朱子季子公晦勉齋安卿皆朱子高第弟子而其言參錯不可攷據如此案文集朱子答汪尙書書與張敬夫書呂伯恭書其論祭儀祭說往復甚詳汪呂書在壬辰癸巳張書不詳其年計亦在其前後也壬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已有成書何爲絕不之及而僅以祭儀祭說爲言耶陳安卿錄云向作祭儀祭說甚簡而易曉今已亾之矣則是所亾者乃祭儀祭說而非家禮也

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惟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禮經傳通解中家禮六卷之四而非今所傳之家禮也甲寅八月跋三家禮範後云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攷諸家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顧以衰病不能及已後之君子必有以成吾志也庚寅距甲寅二十餘年庚寅已有成書朱子雖耄老豈盡忘之至是而乃爲是語耶竊嘗推求其故此必有因三家禮範跋語而依仿以成之者蓋自附于後之君子而傳者遂以託之朱子所自作其序文亦依仿禮範跋語而于家禮反有不合家禮重宗

法此程張司馬氏所未及而序中絕不言之以跋語所未有也其年譜所云居母喪時所作則或者以意附益之耳敬之但據所傳不加深攷此如司馬季思刻溫公書之比公晦從遊在戊申後其于早年固所不詳祇敘所聞以爲譜而勉齋行狀之作在朱子沒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爲敬之所傳錄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詞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爲百世之遺恨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之人徒以朱子季子所傳又見行狀年譜所載廖子晦陳安卿皆爲刊刻三山楊氏上饒周氏復爲之攷訂尊而用之不敢少致其



疑然雖云尊用其書實未有能行之者故于其中謬誤亦不及察徒口相傳以熟文公家禮云爾惟元應氏作家禮辨其文亦不傳僅見于明邱仲深濬所刻家禮中其辨專據三家禮範跋語多疎略未有解世人之惑仲深亦不然之故余今徧攷年譜行狀及朱子文集語錄所載俱附于後而一一詳證之其應氏邱氏亦附焉其所載謬誤亦數十條庶來者有以知家禮決非朱子之書而余亦得免于鑿空妄言之罪云云其攷證頗精核有據案懋竝之學篤信朱子惟于易本義九圖及是書斷斷辨論不肯附會則是書不出朱子決然無疑矣

緯候圖讖之書

漢哀平之世緯讖興焉緯有七凡三十六篇易之緯六曰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詩之緯三曰推度災沴歷樞含神霧書之緯五曰璇璣鈴攷靈曜帝命驗刑德放運期授禮之緯三曰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之緯三曰動聲儀稽曜嘉叶圖徵孝經之緯二曰援神契鉤命決春秋之緯十四曰演孔圖元命苞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攷異郵保乾圖漢含華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詞命歷序凡三十六篇所謂七緯也困學記聞所載闕命歷序只三十有五應

是遺漏耳李善文選注易緯無稽覽圖辨終備而有通  
系卦樂有樂錄圖春秋有孔錄圖其通系卦或卽通卦  
驗也太平御覽書緯有帝驗期禮緯有稽命曜或卽帝  
命驗與稽命徵而孝經有左方契威嬉拒則又選注所  
不及也隋書言河圖九篇洛書六篇自黃帝至周文王  
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自初起至孔子九聖之所增  
衍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竝爲孔子所作并  
合前爲八十一篇今攷尙書中候之外河圖九篇具見  
文選注曰括地象曰帝覽嬉曰帝通紀曰箸命曰閭包  
受曰會昌符曰龍文曰玉版曰考鉤其數相符惟洛書

只有其二曰摘亾辭曰天淮聽而有獨稱尙書雜書者  
豈本無篇名耶又有曰春秋河圖揆命篇者豈卽著命  
耶有樂錄圖又有春秋錄圖其皆在別三十篇之數耶  
隋書於中候外有洛罪級五行傳文獻通攷有坤盤度  
乾坤盤周易乾元序制記名之各異其異同不可知矣  
至識與緯異而唐志有論語緯十卷則識亦稱緯識有  
十其可舉者曰論語比攷識論語撰攷識論語陰嬉識  
論語糾滑識論語摘輔像識論語素王受命識論語崇  
爵識論語摘衰聖承進識尙有二者之名不知也鄭氏  
釋禮於七緯皆曰說不曰緯自漢以來通內學者朱竹

南史較齊書加詳

南史於宋書梁書陳書頗多刪減而於齊書每多加詳處今姑就有關係者約檢出若干條焉王儉傳齊高爲相儉請閒于帝曰功高不賞以公今日地位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又言小復推遷恐人情易變七尺不能保帝笑曰卿言不無理儉卽曰當令褚公知之帝曰我當自往乃造淵歎言移晷曰我夢應得官淵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閒未容便移帝還告儉儉曰褚是未達事理乃卽令虞整作詔及高帝爲太

尉以至受禪詔策皆出於儉此正見儉傾心於齊高爲  
佐命功臣之處又更定衣服之制引漢書及魏都賦爲  
藩國侍臣服貂之證又引晉典勸進表定百僚致敬齊  
公之禮引春秋曹世子來朝定齊國世子之禮及受禪  
改元應特舉郊祭之禮立春在上辛後仍應南郊之禮  
皆援據有典此正見儉深於禮學爲開國文臣之首緒  
淵傳父湛之有所愛牛墮井湛之躬率左右救之淵弗  
顧也湛之沒有兩府寶物在淵生母郭氏處嫡母吳氏  
求之郭不與淵再三請乃從之又山陰公主見淵貌美  
請于廢帝召以自侍備見逼迫終不移志又時淮北已

屬魏江南無鮑魚一枚直數千錢或有餉三十枚者門  
生請賣之可得十萬錢淵悉以與親游噉之少日而盡  
又後廢帝時袁粲知淵私于齊高謂淵曰國家所倚惟  
公與劉丹陽及粲耳願各自勉無爲竹帛所笑淵曰願  
以鄙心寄公腹內然竟不能貞固齊高功業日重王儉  
議加九錫齊高恐淵不同任遐曰淵保妻子愛性命非  
有奇才遐力能制之果無違異張敬兒傳敬兒貧時嘗  
爲襄陽城東吳泰家檐水通其婢事發逃空棺中以蓋  
加上乃免及建鵲尾軍功收籍吳氏家財數千萬竝取  
所通婢爲妾王敬則傳生時母爲女巫謂應得鳴鼓角

人笑之曰汝子得爲人鳴鼓角幸矣及長與旣陽縣吏鬪謂曰我若得旣陽縣當鞭汝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旣陽縣我應作司徒公矣又嘗至高麗與其國女子私通後將被收乃逃歸後果得旣陽縣昔日吏逃亡勒令出遇之甚厚曰我已得旣陽汝何時作司徒公耶又禪位時宋順帝逃入宮內敬則將輿入宮啓譬令出順帝謂敬則曰欲見殺乎答曰出居別宮耳官昔取司馬家亦如此順帝泣曰惟願生生世世不復與帝王作因緣宮內盡哭又敬則與王儉同拜開府儀同三司徐孝嗣戲儉曰今日可謂合璧儉曰不意老子與韓非同傳或以



告敬則敬則欣然曰我南沙縣小吏得與王衛軍同日拜三公復何恨柳世隆傳世隆初起兵應明帝爲孔道存所敗逃匿其母妻竝繫在獄時購世隆甚急或斬一貌似者送道存道存示其母妻母哭不甚哀而妻號慟方甚竊謂姑曰今不悲恐爲人所覺故大慟以滅其跡也又世隆性清廉張緒曰君當以清名遺子孫耶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韋祖征鄉里舊德世隆雖貴每爲之拜或勸祖征止之答曰司馬公爲後生楷法吾何爲止之張瓌傳安陸王綏行部雍州見丐者問何不事業而行乞答曰

張瓌使君在州百姓家得相保後人苛虐故至行乞又  
後拜太常卿自以閑職輒歸家武帝曰卿輩未富貴謂  
人不與旣富貴那復欲委去王廣之傳廣之求劉劭所  
乘馬皇甫肅曰廣之敢奪節下馬當斬後廣之破敵還  
甚敬肅勳亡後肅轉依廣之廣之啓爲東海太守其不  
念舊惡如此豫章王疑傳南史所刪削最多然亦有增  
益者是時武帝奢侈後宮萬餘人宮內不容暴室皆滿  
疑後房亦千餘人荀丕獻書諫疑疑咨嗟良久爲之稍  
減又疑死後忽見形于沈文季曰我未便應死皇太子  
加膏中十一藥使我癰不差湯中又加一藥使我利不

斷吾已訴上帝矣俄而太子薨齊書無之蓋子顯不欲見其父之中毒且爲文惠太子諱也武陵王奕傳侍武帝宴醉伏地貂抄肉舁帝曰汚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而疎其骨肉又嘗在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棋子良大北豫章王嶷私勸其讓奕曰生平未嘗一口妄語執心疎婁偏不知悔江夏王鋒傳其母張氏爲宋蒼梧王逼取又欲害鋒高帝乃匿鋒于張氏邨舍五歲學鳳尾諾一學卽工又武帝禁藩邸諸王不得讀異書五經之外惟許看孝子圖鋒乃密使人買書又鋒善琴帝欲試以臨人鋒曰昔鄒忌鼓琴齊威王委以國政遂出爲南徐

州刺史又善與人交幕僚王和赴益州任來告流涕曰  
下官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違戀不覺文生于情鋒工書  
南郡王昭業謂武帝曰臣書勝江夏帝曰閻梨第一法  
身第二法身昭業小名閻梨鋒小名也又明帝輔政時  
鋒危懼深自晦迹江祐曰江夏王有才行而善能匿迹  
鋒聞歎曰江祐遂爲混沌畫眉益反敝耳寡人聲酒自  
耽狗馬是好豈復一毫于平生哉嘗著修柏賦以寓意  
又見明帝言次及遙光才力可任鋒曰遙光之于殿下  
猶殿下之于高皇衛宗廟安社稷明帝失色後被殺江  
敷聞之流涕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其修柏之賦乎空

都王鐙傳三歲喪母及有識聞知母死悲禱一夕果夢一女人云是其母因向左右說夢中所見形貌衣服皆如平生聞者以爲孝感又明帝誅高武諸子鐙詠陸機弔魏武云昔以四海爲己任死則以愛子托人左右皆泣下後果遣呂文顯賫藥至正逢八關齋鐙從容謂曰高帝昔寵任君何事有今日之行答曰出不得已乃仰藥死又死後見夢于其師陶宏景云當托生某家宏景參訪果符乃箸夢記河東王鉉傳幼時高帝晝臥纏髮鉉上高帝腹弄繩帝因以繩賜之及崩後鉉以錦函盛繩歲時開示輒流涕嗚咽被殺時欣然曰死生命也終

不效建安王乞爲奴乃仰藥死魚腹侯子響傳子響以董蠻爲僚屬武帝聞之曰人以蠻名何得蘊藉改名爲仲舒謂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對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故當勝之竟陵王子良傳南史所刪削者亦最多然亦有增益者幼時高帝爲潁縣令其母裴后嘗爲高帝所怒遣還家已登路子良不悅帝曰何不讀書子良曰娘今何在何用讀書帝乃召還裴后子良以後袁彖謂陸慧曉曰齊氏微弱已數年矣爪牙柱石之臣都盡所餘惟風流名士耳若不立長君無以鎮四海王融欲立子良實安社稷恨其不能斷事

以至被殺今蒼生方塗炭正當瀝耳聽之晉安王子懋  
傳幼時母阮淑媛嘗病危請僧祈禱有獻蓮花供佛者  
子懋禮佛曰若使阿姨病愈願佛令此花不萎七日齋  
畢花更鮮好當時稱其孝感又子懋被害後參軍周英  
防閤陸超之董僧慧皆抗節不屈王元邈執僧慧僧慧  
曰晉安舉事僕實與謀今得爲主人死不恨矣願至主  
人大斂畢退就死元邈許之還具白明帝以配東冶子  
懋子昭基年九歲以方寸絹爲書問消息僧慧得書曰  
此郎君書也悲慟而卒陸超之見子懋死或勸其逃  
答曰人皆有死何足懼吾若逃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

田橫客笑人有門生姓周者謂殺超之可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及殯斂周又助舉棺墮壓其頭折而死聞者以爲天道焉巴陵王倫傳明帝遣茹法亮殺子倫子倫鎮琅瑯有守兵恐其見拒以問典籤裴伯茂伯茂曰若遣兵取之恐不可卽辨若委伯茂伯茂一小吏力耳法亮乃令伯茂以酖逼之子倫謂法亮曰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命當由事不獲已此酒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以上皆齊書所略而南史加詳者也

### 南史增梁書最多

梁書本據國史舊文有關係則書無關係則不書卽有



關係而其中或有忌諱亦卽隱而不書故行墨最簡南  
史以博採爲長雖瑣言細事新奇可喜者亦必蒐羅無  
遺故覺南史所增獨多也然亦有事關體要者姑檢出  
數條焉武帝紀皇考之薨不得志武帝父順之在齊武  
帝時討魚腹侯子鸞  
編殺之齊武心惡之順之  
憂懼而卒見齊書子鸞傳至是鬱林失德齊明帝輔政

帝欲助明帝傾武帝之嗣乃與明帝謀廢立等事又齊  
明帝性猜忌帝避時嫌常乘折角小牛車以自晦晚年  
爲侯景所制臨崩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而崩元帝  
紀帝性情矯飾多猜忌於名無所假借人有勝已必加  
毀害王銓兄弟有盛名帝妒之乃改寵姬王氏之父名

琳以同其父之名忌劉之遴才使人鳩之雖骨肉亦罹其禍始居母憂依丁蘭刻木爲像及武帝崩祕喪逾年乃發凶問方刻檀爲像朝夕事之其虛憍如此武陵之平議者欲因其舟楫遷都建業宗懷黃羅漢皆楚人不願移帝亦不欲動乃止西魏來攻城將破乃聚書十萬卷焚之在幽辱中猶作四絕句昭明太子傳丁貴嬪薨太子欲求得善墓地有賣地者欲以己地出售乃賂奄人兪三副言于帝謂太子所得地不如己地於帝最吉帝便命市之旣葬有道士善圖墓謂此地不利長子教以用蠟鵝諸物厭之有宮監密聞于帝帝遣檢果然將

窮其事徐勉固諫而止由是太子終以此慙懼以及于薨其後嗣亦不得立南康王會理傳會理在建業伺侯景出征欲與柳仲禮起事拒景建安侯賁以謀告王偉遂伏誅臨川王宏傳宏統軍北伐時軍容甚盛旣克梁城諸將欲乘勝深入宏聞魏援兵至遂不敢進呂僧珍亦贊之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但有前死一尺何得退生一寸昌義之曰呂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輕言可退朱僧胡辛生拔劍起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向前取死議罷宏終不敢出魏人遺以巾幘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武

韋武韋叔宏

仍不進於是軍政不和遂大潰而歸棄甲投戈填滿山谷士卒喪失十之八九又宏敗後常懷愧憤有人伏于朱雀航伺帝竊發被獲稱爲宏所使宏自辨無此事帝乃宥之宏恣意聚斂有庫百閒帝疑藏軍仗具饌至其家宴半醉曰我欲履行汝後房見其積錢百萬標一黃榜千萬縣一紫標凡三十餘閒帝疑始釋大悅曰阿六汝生活大可豫章王綜嘗作錢愚論以譏之帝持以激宏敕綜曰天下文章何限那忽作此而宏不知愧也南平王偉傳其世子恪刺郢州侯景之亂邵陵王綸至恪以州讓之綸不受鄱陽王恢傳其子修鎮漢中拒魏師

力屈乃降宇文泰禮之令還金陵元帝方疑忌修請輸  
仗馬而後入及江陵患發背卒又其子諮當簡文爲侯  
景所制外人莫得見惟諮以文弱得出入臥內景惡之  
遣人刺殺之范雲傳雲在齊朝豫章王嶷常在私第不  
居東府竟陵王子良亦好遊不常居石頭雲言其非乃  
各鎮一城又梁武將加九錫雲適中病醫者徐文伯謂  
須一月愈若欲速愈恐二年不可復救雲急于痊愈以  
備佐命文伯乃下火而牀焉重衾覆之汗果出遂愈二  
年卒徐勉傳勉掌選時奏立九品爲十八班自是貪冒  
者以財貨取通守道者以貧寒見沒矣朱異傳異貪冒

財賄欺罔視聽四方饋餉會無推拒起宅極美麗退直則酣飲其中慮日晚臺門閉先令鹵簿自家列至城門城門不敢閉聲勢所驅薰灼內外武陵王紀傳紀初授揚州時帝於詔書內增數語曰貞白儉素是其清也臨財能讓是其廉也知法不犯是其慎也庶事無留是其勤也後使督都益州辭以遠帝曰天下若亂惟益州可免故以處汝汝念我老我猶再見汝還益州也以上皆梁書從簡而南史增益者也

### 歷代紀年

紀年春秋而後始於秦孝公子惠文君十四年更爲元

年惠文始稱惠王見史記梁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  
二年見竹書紀年至漢孝文帝有後元年孝景帝有中  
元年後元年孝武帝建元元光其先但稱元年至改元  
元狩乃并前之元追改之見封禪書及郊祀志而元狩  
以後始定年號但元狩以前尙有元朔惟稱一元二元  
不稱元朔也有三字四字者如光武建武之後有建武  
中元梁武帝大通之後有中大通大同之後有中大同  
是也有始建號卽四字者如元魏太武帝之太平眞君  
唐武后之天冊萬歲萬歲通天宋太宗之太平興國眞  
宗之大中祥符徽宗之建中靖國以及西夏諒祚之延

嗣寧國天祐垂聖福聖承道秉常之天安禮定乾順之  
天義治平天祐民安是也有六字者如元昊曰天授禮  
法延祚秉常曰天賜禮盛國慶是也有兩世同號者如  
唐高宗咸亨之後曰上元肅宗乾元之後亦曰上元元  
世祖中統之後曰至元順帝元統之後亦曰至元是也  
有易世仍稱舊號者如唐昭宗天復四年改元天祐李  
克用仍稱天復五年時哀宗亦仍稱天祐五代梁太祖  
崩於乾化二年末帝復稱乾化三年晉高祖建號天福  
至重貴已改開運後漢高祖仍稱天福漢高祖號乾祐  
隱帝仍稱乾祐北漢劉崇亦仍稱乾祐周太祖改元顯



德一月而崩世宗卽稱顯德恭帝亦仍稱顯德金太宗  
建號天會熙宗仍稱天會是也有年號相同者如東漢  
光武帝西晉成都王穎東晉元帝後魏北海王顥十六  
國之趙石虎燕慕容忠南齊明帝俱號建武又魏明帝  
後魏孝文帝十六國之趙石勒成李勢東晉廢帝奕唐  
文宗十國吳楊溥俱號太和又西燕慕容永後魏廢帝  
朗齊和帝唐渤海王欽茂孫華嶼唐末驃信舜化南唐  
李璟俱號中興又漢武帝東漢安帝十六國之漢劉聰  
前秦苻堅東晉康帝南齊和帝俱號建元又漢哀帝後  
趙石勒後燕慕容盛南燕慕容德西燕慕容瑤後魏京

兆王愉俱號建平又梁貞陽王淵明後周宣帝隋末林  
士宏操師乞南唐明宗俱號天成又漢明帝晉穆帝後  
秦姚泓北涼牧健十國閩王鱗俱號永和又十國燕劉  
守光西夏趙安全俱號應天又吳孫亮北燕馮跋梁敬  
帝隋林士宏遼聖宗俱號太平又蜀漢後主吳孫亮晉  
愍帝後蜀李雄俱號建興又東漢章帝後秦姚萇西涼  
李暠成都李特俱號建初又魏齊王芳後燕高雲北涼  
沮渠蒙遜後魏宣武帝俱號正始又漢成帝趙王倫東  
晉桓靈寶俱號建始又晉惠帝西秦乞伏熾磐後燕慕  
容寶俱號永康又唐昭宗西夏趙諒祚元末張士誠俱

號天祐又隋末輔公祏北宋太祖十國蜀王宗衍俱號

乾德又陳廢帝南蜀王宗衍南漢劉玢俱號光天漢孝

宣帝吳孫亮唐寶建德俱號五鳳唐劉武周金哀宗蒙

古太祖

見孟珙錄

俱號天興又梁豫章王棟武陵王紀金

移刺窩幹俱號天正以至漢宣帝晉惠帝皆曰元康東

漢章帝唐憲宗皆曰元和東漢和帝東晉安帝皆曰元

興金耶律留哥元順帝皆曰元統漢光武帝唐譙王重

福皆曰中元東漢沖帝晉懷帝皆曰永嘉唐太宗西夏

趙乾頌皆曰貞觀唐明皇十國吳越王皆曰天寶北齊

文宣帝後梁蕭歸皆曰天保吳孫休北梁段業皆曰天

璽唐昭宗遼末奚王回鹘保皆曰天復北漢劉承鈞金  
太宗皆曰天會隋末宇文文化及唐武后皆曰天壽後魏  
道武帝金宣宗時紂軍皆曰天賜吳孫皓前涼張大豫  
皆曰鳳凰隋末操天成高開道皆曰始興梁武帝遼太  
宗皆曰大同後周靜帝金世宗皆曰大定宋高宗西遼  
夷列皆曰紹興南宋孝宗西夏趙秉常皆曰乾道以上  
攷之尙有未盡者惟前明一帝一號遠勝前代然有猥  
及僞號者如前涼張重華後五代妖人張遇賢宋賊方  
臘俱稱永樂西夏乾順改元正德金叛將楊安兒元泰  
定帝太子阿速吉八俱改元天順元魏元法僧梁永嘉

王蕭莊唐末南詔豐祐俱號天啓昔宋太祖改元乾德  
竇儀對以僞蜀曾有此號孝宗受內禪議改元重熙汪  
應辰謂契丹嘗以紀年皆文臣嫻於掌故猝能徵引當  
時明諸臣竟無一人檢及何也

### 公主立傳

舊史列傳首后妃而諸子則隨時代載之未有爲公主  
立傳者旣不可附后妃而列諸子之前又不可連諸子  
而雜列傳之內獨隋之南陽公主載在列女舊唐書以  
平陽公主附於柴紹之傳自魏書以諸子總載后妃之  
次新唐書因以諸子總載並及公主公主之有傳自新

唐書始也宋史倣唐書亦有傳遼金史俱作公主表他史所無明史作公主列傳倣唐宋例也而以駙馬都尉附焉卽以鞏永固之賢不得紀名於目錄至於宋史稱燕國長公主薨高懷德去駙馬都尉號此制則他代所無也

薛史書法多隱諱

歐史博採羣書旁參互證真僞見而是非各得其真薛史第據五代實錄故成之甚易共一百五十卷而記載多有沿襲迴護之處案李彥威氏叔琮等傳溫旣遷唐昭宗于洛陰遣敬翔至洛令彥威叔琮行弒而薛史云溫在河

中昭宗遇弒于大內一若昭宗之弒無與于溫者又云

溫至洛臨于梓宮祇見于嗣君一似能曲盡臣節者歐

史則直書溫遣朱友恭卽李彥威氏叔琮蔣元暉等行弒昭

宗崩又孔循傳唐哀帝卽昭宣宗封溫魏王備九錫拒不受

而薛史云帝讓相國魏王九錫一似溫真能辭讓者歐

史則直云溫怒而不受是歲溫遣人告蔣元暉私侍何

太后遂殺元暉弒太后薛史不書昭宣帝禪位後梁封

爲濟陰王開平二年正月弒之薛史亦不書唐明宗紀

明帝奉莊宗命討趙在禮遇軍變後率兵向京師欲赴

闕自陳迨莊宗被弒猶欲行禮梓宮俟其子繼岌而奉

之是可謂純臣矣歐史則云軍變後嗣源入魏與在禮  
合以其兵南遣石敬瑭將三百騎爲先鋒至鉅鹿掠馬  
三千以益軍是明著其反逆之跡可謂直筆而其先本  
無反心則于石晉紀及霍彥威傳內見之是又不沒其  
初念也魏仁溥傳郭威得李洪義所示密詔卽召仁溥  
于臥內仁溥敎威倒用留守印更爲詔書令威誅將校  
以激怒將校遂舉兵渡河薛史漢隱帝紀則云帝密詔  
李洪義誅王殷又詔郭崇誅郭威王峻而洪義不敢發  
反以詔示威威卽召王峻郭崇及諸將校至曰君等當  
奉行詔書斷予首以報是威尙能守臣節者歐史則直



書郭威反隱帝旣崩郭威遣人迎湘陰公贊卽位王峻聞贊已至宋州慮左右變生遣郭崇以七百騎往衛之案十國春秋載崇至宋州贊召見崇判官董裔說贊曰崇瞻視舉措必有異謀不如殺之贊不能決崇遂幽贊于外館是峻之遣崇實欲害之也而本紀反云衛之歐史則直書王峻遣郭崇以七百騎逆贊于宋州殺之蓋當時實錄例有隱諱修史者但照本鈔錄不復改訂耳惟列傳中諸臣多有與居正同仕前朝而其子孫亦有與居正同官于宋者乃皆據事直書尙見是非之公如趙延壽子廷贊仕宋爲廬延等州節度使而延壽傳不

諱其背晉附遼之事崔協子頌仕宋爲諫議大夫而協傳不諱其任圖譏其沒字碑之語符存審子彥卿仕宋封魏王而存審傳不諱其少時犯罪將就戮得妓者救免之事王繼宏子永昌仕宋爲內諸司使而繼宏傳不諱其曾爲高唐英將殺唐英自爲留後之事尹暉子勳仕宋爲防禦使而暉傳不諱其反戈推戴唐廢帝之事趙在禮孫廷勳仕宋歷岳蜀二州刺史而在禮傳不諱其貪暴及憤恚自縊之事安審琦三子皆仕宋爲顯官而審琦傳不諱其妾通于隸人與之謀殺審琦事皆直書不隱初不以同官而稍有瞻徇蓋歐史重書法每謹

嚴不苟薛史重敘事亦多信而有徵以四五百年久湮  
之籍幸逢盛朝佑文之代復得成爲完書俾攷古者  
藉以互參攷證其嘉惠後學豈淺鮮哉

經史雜記卷四終